破睡錄

破睡錄

先夫子才華迥異凡人早年少成詩賦表策俱不滿百首而以
宗才鳴於世至若山樵水漁魚游水而穴丙木在山而彝丁木句膾炙
一時

吾趙粵自先世篤於文學后溪台之詩東溪公之文俱為文章大家
毀可與農三並稱至於功令之工鶴巖公之表全州公之賦尚矣而近日
校理叔之賦仲必令常之叔之表雖無超異之才皆以誠勤得之蔚為
南村巨儒其他諸公雖有彼此優劣之不同而皆自手成篇之實才
也人或以科學譏之而自成家法年少子弟文藝若未就則不敢赴
舉至於借述非但父兄之嚴禁子弟亦不敢生意矣今則不文而占科名
者甚多後生將不讀書良可寒心

再從叔永興公嘗發解監試赴詩會圍書手即其兄初試而其弟替來者也其筆法既堪用又與他人代人適異而不爲卒入後生可以鑑矣

再從祖判書公性嚴正其長胤叔主科工不宗使之癈學終身不得第儒中此亦人所難及處也

吾家自有吾家之法苟有犯之者輒不齒人類即居喪生子也婢妾率蓄也喪童誠非法家事而婢妾即號節也然前後數百年間許多宗族无或犯之者雖非高遠難行之事居家飭躬蓋可知矣近日則家法掃地可媿可歎

鶴巖公即老稼齋之婿也少日受學於農巖才三年請做農巖大稱之曰只此足以決科亦足以典文衡需用於當世矣然若加數年則可以勝吾從此吾無傳衣鉢處惜哉

全州公吕係置少年中好色者幾人能文者幾人及幾年後更考則好色者之夭能文者科之俱十爲八九前鑑如此後生輩不能保嗇又不能刻意攻苦可慨也已

申汾厓性詭激庚申後金清城適來訪即其姑母之子也相對食欝陵桃以木盒盛三十枚使婢子往侍於清城大夫人矣呑箇以爲少一枚云申佯怒捽入厥婢若將重刑則婢以中路偷食之意納供申適放溺一桃自襟下落來盖計桃出給之際故爲藏置者也顧謂清城曰桁楊之下何事不服即吟一絶曰棋橉閣上西英雄第一奇動慱陸公何個城南老學士百花叢裡醉春風

趙相國泰采按関西月夜携登練光亭忽聞大同門外有男子號聲使下隷往問之即赴防出身二人招擅名妓某某而不來不勝憤

痛如是云即令裨將傳令使之捉刺自營備盛饌盡招營府妓
使之張樂游衍又以標紙書一千兩行下二丈分給二弁幔客皆曰
如此枉悖之人何可輕給不小之財乎趙曰夫筆何如他日大將之才
也二弁以其標紙分給妓女竟夜劇歡而去即金聖膺張鵬翼也
有老妓嘗言於歸鹿公曰小的少日才色為粉黛中翹楚而為擇夫
住鍾街大路過觀往來行人矣忽有美少年草笠藍衣而過使人誘
入牕裏情而與之寢矣忽有一漢持釰突入刺殺之盖其人慕色而不得
售情妬而洩其憤也乃瘞辛藏置翌日又從門隙探視有一少年武弁
過去又誘入牕其情同言昨夜之事曰不難矣遂置釰於前而與之解衣同
衾而卧矣果有人又提刃而入遂引釰刺之仍拂衣起坐曰彼少年既由汝而死
汝固當發喪成服矣命奴收殺其兩屍竟不祀而去問其姓名亦不答其

後從未更逢而每於路次見訓鍊使道則彷彿矣訓將即李森也
李相沆登武科往拜具相仁垕辭出才下階具相自後忽挽弓射之李
間飂的一聲踴身一躍矣從旁下去矣其後申判府汝哲登科往謁李
相而退李相又挽弓射之申揮手背後緝其矢而弃之不動聲色李大將
森(登科)往拜申判府而退申又挽弓射之李飜身少避矢從身邊而過申曰此后
若更試之則將殺人矣武將之險殺如是矣
具兵(使)廷熤宰鳳山時(平)得山得殺撥軍賊三漢三擒後將殺之而具以濱擒
官方往推矣念其一撥軍之死三囚之並戮必有隱情送人細探則三漢
曉起斫柴暫憩酒家相語曰若得殿賊將受厚賞蓋是時方懸賞
購得故三人以無知村氓偶爾相傳也府校竊聽於後仍捉去縛于大木
死數毆打勤令納供者也具令捉入府校以大棍打脛而問之則始直供而

界如所聞矣於是並押府校與三囚詣巡營告其狀巡使沈參判摠並提入更查後梟首其校放送三囚則皆曰一出營獄當死於其族屬之手寧死於營庭云其乃卒往鳳山仍往京第則皆殫力執役矣其子赫之赴日本也毋敢將沒一藥服扶而躍出小舡以免捕捉之誣殺平民萬剮難贖其之斷獄亦神化焉受償於子以之免死焉

戊申賊思晟為平安兵使往拜辭李大將森則李曰今有寶劍乎曰無李曰身為將臣豈可無長物乎吾適有之聊以相贈因遂抉劍擲之釼鋩直物思晟頂鼻間抽下插於兩膝之間思晟氣已沮而去蓋示思晟蓄異謀故逆折之也

沈俠川鎔以風流男子少時往宿於妓家矣夜深後其夫以草笠紅衣忽入來禍將不測見有錫炉在傍火炭正熾舉而擲之於其夫之頭上挾妓而逃

因乖蕃居生矣後毀十年有丐漢匍匐來乞觀其貌則乃皮傳眼突手焦背曲之一病漢也恠其狀而細問之即厥妓之夫而當時為烈火所觸焚而如是云不勝矜憫攜其手而入曰此人之病且窮由汝也今當還之並與其女及家舍什物而盡給之

李大將森少日學業於明齋門下矣一日命群弟賦詩李曰樹如大纛高牙立山似千兵萬馬來明齋曰汝有當為之事不必在此遊學可以逝矣

雲谷李相公二十四為完伯歷謁明翁則曰君既來此可食朝飯命婢備來糲飯一椀菜羹一器而已李公淅其菜於椀盡以飯之半和羹而喫其餘半椀以其菜喫之並吞其飯與羹非但明翁之儉德也蓋欲試之也

雲谷嘗流山路逢一山僧同入店幌留宿而不為接語命下隸備饌而食之翌朝其僧起去使搜其坐處得一片紙曰多緯地師一不可也稍知糠粕二不

可也福薄求奢三不可也李相遂憮然而歸平生更不尋龍

李判書祖源氏未第時嘗以移賣次斥賣家舍受五百金矣乃曰手中既有錢豈不爲平生所欲之事乎乃廣邀東南村知舊皆老儒寒士也與之作投牋戲十餘日沒數乾沒求人夾室而居並其眼孔手段誠一不草草矣是年大闡

琵西李判書性疎濶家素清貧年邵位高而蔬糲難繼適有耆老所俸錢三十金矣隣居姜生貧運復氏遭弟嫂之喪無以營葬即以俸錢沒數送之此非人人可爲之事也

鄭判府存淳以戶判當壬午 莊憲世子襄禮凡衣衾棺槨從厚備禮竣後之餘尺棺板之餘端着押藏置於庫中矣幾年後 正宗大王臨御下詢其時事乃以曹中藏置者進呈以備 睿覽其處事周密如此

判尹公規模簡嚴親査尹尚書游當都政一日來往商議注擬又問有何
於是時所識武弁欲得一言之重者甚多公曰吾豈可請囑乎雖南龍五
吾不爲之云南即公之必欲擬用者也尹公果擬南於相當職
俞相拓基以賢大名於世入閣日趙判書觀彬賀曰人皆稱大監爲大賢
矣果爲大臣矣俞曰大監亦大臣子弟也趙即相國泰采之子也
鶴灘趙相國泰億善相人其從侄觀彬在座有一儒生來訪去後趙曰此人
當持國秉政數十年君於其時當屛蟄郊外儒生即宋左相寅明自乙
巳當路之後趙果見枳焉
鄭判書民始大夫人晬日洪國榮亦來參酒酣忽曰君與我義同兄弟吾
當入拜于高堂鄭即答曰慈堂早寡以後親子侄外不見人面云其設辭之
機警敏捷不露圭角如此

閔相維重爲以伯南相藥泉往別曰尹於到任後爲子弟各選一妓可也
閔曰此即父兄教子弟之事乎赴任後叩飭閽卒所謂妓女使不得投足於
官門矣其夜忽召子弟則以下隸服色來謁盖混跡於下隸借着其服潛往
妓家盡召入來未及換着也閔曰南雲路真聖人也還朝後逢南相問曰當初
果何所見乎南曰尹之子弟氣岸橫逸若以加操切則必出駭擧而尹之規模
必嚴於防禁故奉勉矣閔始歎服焉閔之子弟即鎭長鎭遠鎭厚也
文谷金相壽恒在相府時當卜相而外論呂相聖齊爲之云申汾厓最早往金
相家則呂公已先來在座矣申曰今番卜相小的願爲之金曰政承豈可請
囑爲之乎申顧呂曰呂聖齊大臣分付內政承非請囑可爲之事退去可也
李相國性源氏爲海伯時作書於從氏凡溪相公曰造出別墨之光黝黑光
潤不下於唐墨云答曰只誇其美而不送其墨可謂吾壯之誇槃也吾壯

即李晋秀之小字也得一梨柿喫而只誇其好於拳記故引用之也

鄭相國錫五即赫先之子也後適有栗木一顆自落其母夫人偶食之其父招入于廟庭數其不薦廟先食之罪將撻之鄭公年方十餘歲矣荷斧而入曰以栗之故母將被撻吾必斫之父慮其被斫遂不撻

鄭相國以承旨坐直矣自 上書下御題詩使之直訴臣賡進鄭方捧納矣仍啓曰承旨臣鄭錫五以明經出身不閑詞律不得製進之意敢啓

英宗大王自潛邸再封世弟入 闕時宦侍輩搬送兒皿雜物鶴岩公以宮僚進去矣諫曰宋英宗只携書數卷而已 邸下不當若是陰遇自此始

朴靈城當於路上逢赴政之官問提學將通何人乎曰李箕鎭公即於韜軒上以握重掌即兄輩相辱之狀蓋謂其如下物也政官以其狀言於文衡西堂李尚書德壽李曰下物人皆好之李之文豈以下物乎蓋爲朴公粧撰也李竟不得通

靈城尺嘗置斗峴別業矣一夜月色照耀於明沙景槩倍勝公曰如此美景
吾之価少矣遂加送沙塲価五百金於前主

朴判書宗德年二十六自谷山府使陞海伯時府妓之薦枕者二人而偏愛一妓將
來往海營作妾矣將發之際其妓爲別其家屬行事由此少遲一妓悵立於
前顯有歎羨之色朴曰汝欲去乎可乘此轎矣遂換轎而去

東皐李相公之退之路逢一儒生年可二十餘而病入膏肓殆不可支保矣相
其顏知其爲國器即招戶曹郎使給人蔘四斤以治療後日登 筵白曰臣以
戶曹蔘四斤救出他日棟樑材矣仍備陳其由 上於是聞其名而記存調裹
矣其後登第多年簪筆未見特異之績矣及壬辰之亂 大駕播越行
到海西時公以方伯出待境上即李梧里元翼也 上飢甚命進饌物公爲進
御果擕酒果魚脯之屬矣即於 上前酌酒先飮又遍嘗諸多物膳過食

須始進之　上不勝泄〻問其由乃曰臣於是發行未能一〻親嘗故不無萬一
之慮所以先嘗而後進也　上始歎東皐公爲國家得賢才之切乃曰吾不失
户曹人參也
陽坡鄭相國爲户判時尤菴宋相來議北伐之策仍使之排進軍粮公應
答如流若將即地裝載者然尤菴去後其弟相國致和問曰兄何以遽得[illegible]
如是措當乎公笑曰北伐必不成吾豈可以軍粮之未辦冒當其罪乎
孝宗大王薨逝後東園壽器板皆挾窄不可用訃無所出上下罔措陽坡謂尤菴
曰人客有所見顧各書掌中以考同異尤菴曰諾遂各回坐鄭公若將書
之而宋不書尤菴書一附字示之鄭公以空手示之曰吾欲書之不是也遂用附
板其後廷議汹〻尤菴稱當而不及鄭公焉
靈城君以御史暗行時入一村家則無男丁只有一女子頗有姿色近坐饋

飯接待頗欵也靈城謂必有意於自己夜深〻託以困睡轉入近処伸足於女

腹上女起坐雙手奉置於下少頃又如之其女又奉置如是者三女子乃明燈而坐

折簽數之曰士子行事固如是乎大乖礼制不可無警責顧被譴靈城蹶起

受杖倭〻摧謝焉

遲川崔相國路逢一處子年可十餘歲相其貌知其必生貴子遂隨往其家則

蝸屋數間而去是安生貧家也見主人道其隨來之意爲其子結婚矣果

生明谷損窩兩相公

李相天輔精於相法取蝢說即判書文源也擇三婿長趙相曮也次吳大提

學載純也次徐判書有防也

南大提學有容七十後再娶生左相公轍徐相邁修五十八及第爲領相李

晉州靖會五十七始筮仕爲牧使凡人之晩成者皆以是爲期而有偉望矣

蔡相濟恭爲伊川府使時還逋爲累萬石爲其収逋而捧送也到任後謂座首曰逋穀収殺精不多云座首知其意苟充石數晝夜督捧皆糠粃土沙也幾至完逋倉舍忽失蔡火乃出令飭吏卒曰人家重於還穀先救傍近民戶可也於斯之際所謂還穀已成灰燼蓋陰使人縱火也乃馳牒營候告其由請得隣邑移轉而捧其精實以給之伊之糴弊遂釐正焉

堂叔參判公以濟尹當辛未之亂募出民丁使之守城激勸壯士使之出戰凡許沆崔致倫於土校拔金見臣崔信燁於草萊授以兵馬蔥兵前進送受節制旬日之間収復龍鐵等七邑鎮捕獲敬行聖翰等十數賊魁其功烈誠偉且壯矣竟爲媢功娼能者所構捏以軍需之濫用抵罪世道時亦危且險矣參判公次孫進士兄在京不淑凶音適至軍務倥偬之時而公含哀忍痛酬接如常不見幾微雖出於國耳忘家而平日氣量槩可想矣

公於變起之初捕得間諜之潛入府中者訊問情節即去與內應者相通者相通
內應者皆府校中勇力智略之人也次第就縛下訂無路一府人心華悵惶惻
將有不測之變公即解其縛而慰之曰汝亦俱是吾爪牙賊欲縱間故也寧
有通賊之理也并授之任畀之事推出賊諜而斬之於是莫不感泣鼓舞爭
先效死及龍骨山城之收復也踰城潛入開門納兵者即其校之子餓忽之間能
令反側者自安得其死力雖古名將恐無以過矣
李參判并男即白沙公之子也昔作鄉行到一村有仕宦契名色蓋當都政
則馱錢上去行賂周旋無論某銓長必為之云李不信之細問年条則其中
一弁即白沙公掌銓時筮仕者也心甚疑訝返面後稟白則即漢陰公之托
也又奉質於漢陰公則即妹氏之所請而轉囑者也清白公明如二公而有錢
者必遂其欲況叔季之世貪官鄙夫之居銓者乎

李相天輔以大祝爲宗廟親祭誤覆盞顧語首僕曰旣覆爾當更酌乎
上命罷職而際遇自此始焉

李箕男白沙之庶子也元相斗杓爲吏判時往懇一麾而不許出來之時見一兒游於池邊即元相之庶子也李曰吾以李恒福之庶子尚不得一群元斗杓之庶子生之何用遂納之池中而去

春相公夏月上寺讀書而不脫綿袴董洞李相公冬月出接開做而不爲點火皆自警其怠慢不得已則不已也抑亦世人學不得處也

吾趙中盛衰有若循環者貧富窮達俄忽變幻而大抵不絶文種子弟向學者必興起可不戒哉

靈城只爲嶺伯時有民訴其同閈兩班奸其妻者請治之題曰兩班非常漢之妻何以得奸外把色乎使道當年亦未免此習云云

李相國浣以訓將往一日舊從袁家則鄉徒首番李春章服亢羅周衣
着北布頭巾在擔軍中矣李曰春章何此善也春章擧目睨視良久曰
訓將此何等也

正宗朝有一玉堂侍講讀筵廩曰此可謂貽善清朝矣

鰲恩李相公八十四既一少婢貞敬夫人朴氏呤八十五恚曰以若不少之年作此
不美之事乎相公曰以若不少之年作此妒忌乎九十老夫婦相與勃蹊傳爲美談

李公內外長先君子十年矣曾於先君子婚礼時來參又於回巹時來參
過其回巹已十年而精神筋力無异少年可謂 聖世人瑞人家賦事也
先君子內外從中鄭海南公鰲恩相公及先君子並過回巹此亦稀貴事

鄭泥川東朴氏八十四生子此亦人瑞也

及健李相公時秀居相府時 貞順大妃撤簾後忽 命入侍而 大妃又依

舊臨御矣所 敎不啻千萬而李公只以東朝垂簾即一時不得已之權道而
旣撤之後不可復設縷縷陳諫至於所 敎無一辭仰答伊日事業誠卓
爾矣相公早年登第備閱世故而功名終始如一知田中或不無雌黃而此日
事業無愧於蕭曹諸公矣
曺尚書允大年六十五以色厥後琵西李尚書年七十五以所犯傷寒後俱
可謂風流宰相矣
靈城君未第時發解增廣試聞知田中才士諸人做長文務受策題於他
処誦之如已言往其接所朴判書師洙柳判書曮鄭相羽良亦一代才士齋
會矣叙語後使靈城出題靈城一筆運洒文不加點而辭理条暢文詞
雄健諸公嘖嘖言以為實才而方欲搆思之際自本家托以憂故拈去後三四
日而罷接諸人莫不以靈城為巨擘推為盟主及入場諸人或有作虗頭而示去

或有作中頭而示者或有先作逐条而示者皆覌勢敲難詰人皆弃其作而
更搆於是傍置書𫖯数三人並取其詩人先作之文而書呈果高中矣
其後年卿位高之後每以不文自处　上曰卿既不文何以得擢廣及第
守對曰朴師洙之虛頭柳曦之中頭鄭朋良之逐条皆當時有名稱之
巨擘而為臣製給所以取之不難也
靈城為北伯時雨澤狀啓曰凄風冷雨連日不止黍粟豆太仰天大笑長揖不
琴
崔相國錫恒為箕伯到任有一妓笑之蓋崔公身短貌拙故也禮婢請治
罪公笑曰世豈有見吾貌不笑者乎
靈城當逢崔相國於路左下隷呼辟除而後不下馬崔相國詰之答曰老
爺之前安敢不下馬只謂覆笠韂上而去故也

遲泉蒼相國按箕藩時見庭畔種竹竹々問此物長幾年乎爲戶判時

一曆司請尾五百立題曰五百立太多一訥題給此木處如是疎忽而

當大事則明白綜密殆無其比可謂少事糊塗者也

申參判光軾陞嘉善姜生員運復來賀仍曰吾將不得復來矣以白徒

寒士而宰相友誠不敢也申正色曰何必爾也姜曰汝言如吾賢也固知汝言之

如是故々設此問也

宋參判晃載當夜坐內房矣有婢夫一漢泥醉持劒突入將刺宋台其夫人

起立拳打竟替受其鋒而死

趙判書鍾永爲安州牧當辛未之亂慮其家眷之殿禍力勸避寓於山寺

而不聽各班官屬皆入內庭力請而後不許曰郎君既許身於國當死於國吾

既許身於郎君當死於郎君矣安州城內賴以鎮定

金致一室內婦道甚謹井臼中櫛無或少懈而至於袵席之事終不許焉一世稱之
嘉山妓蓮紅鄭蓍之房畜也辛未之亂吏房以下官屬皆去而姊不避及郡
立殖之後負屍而去殯殮甚盛又厚養其父而家賴以全保可謂義女矣
然其後桑濮之行無異於前義與烈有異而然歟
我朝科文殆中國之所無也中葉以前尚矣而粵自 宣仁以後東人所諒
傳中李白沙泣送故時在腹兒亦作道盡人情警切通盡而其後許筠
金李之詩皆是絕唱金錫胄任徵夏之賦亦有屈宋之風至於四六尤是天
下之所無也世愈降而文愈工元力雖不及古而體格人事尤奇尤新至若李
參判日躋秋風悔心箭初項言念五十年治平不無一二事得失之間誠至
矣其後柳東賓霍光謝寢嚴延年奏初項顧念向來不得已之擧誰諒
微臣斷無他之心雖以蘇張之辯歐蘇之文更無進一步之勢今則委靡不

振無文力無調格又無蹊徑未知末後當作何等文也

壬午監初上試呂東植而賦題揣摩兩心知也壯元鄭塤初句曰靈庠通以困鳥李相國相璜聞之曰異物通好也

河東有一少婦稀居守寡頗有姿色同閈一漢乘夜突入欲劫之先執其乳婦痛其被汚引刀割乳其漢詐不得售惧其事露遂刺殺之埋諸厨下而去暮夜孤居人無知之者平日畜一狗頗愛之矣狗乃直入官庭頭叩足攫逐之不去若有所訴該府使閔揩知其必有委折試使人随往狗導之而行々四十里到一村舍直入厨下以足叩之殆若指之之狀試掘之果得尸體而流血淋漓又顧而之他官隸追々隨往則行到場市中乃於人海中望見一人直赴囓其衣若有不捨之意乃押來覈案而償命又令葬其屍其狗來觀之葬訖仍觸石而死道臣以事聞　命立義狗碑以旌之

蘓東坡与客行令以兩卦名証一故事一人曰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曰光武兵渡滹沱河未濟既濟一人曰劉寬羹汚朝衣家人小過東坡曰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大畜後斬小畜

高麗僧嘗与中國使行令曰張良項羽争一傘良曰凉傘羽曰雨傘中國使曰許由晁錯争一瓢由曰油葫芦錯曰醋葫蘆

或問朴李兩公人物高下於尹判書容答曰譬之於文子固當到処三中成甫或為次下或為上之下也子固梧川字也成甫霊城字也

李判書晩成能文而未苐其侄判書縡見文衡金鎮圭語其叔竟屈矣未久晩成登苐黃柑賜苐是時府院君魚有龜喪出而二子幼不能受吊時人語曰三寸黃柑猶子請一双白魚不受吊盖請与青同音吊与鈞同音故也

鶴灘趙相國以文衡入閣即兼大提學也自是極選而其辭疏曰臣之師崔

錫邑師之師南九萬嘗爲之云云其師受淵源有所自矣
冠陽李參判直德按湖藩時詩曰棊罷坐睡琴娥去一樹梧桐碧滿簾其
後歸鹿公又按湖藩次曰晩揮朱墨登樓去十二欄頭妓捲簾可想二公氣像
歸鹿公按北藩時詩曰三千鐵騎紅粧妓萬歲橋頭吹打行此則便同南
樓簷簾幙氣像也
荷香月色可淸宵中有何人弄玉簫十二欄頭無夢寐碧城秋思正迢迢此
鄭磻海州芙蓉堂詩也壬辰倭奴並燒許多題詠而此則不把
而歇長堤草色多輕雀不動柳絲斜一絲陶朱戶笙歌咽盡是梨園弟子
家此高麗鄭知常陳光亭詩也我朝題詠殆無踵其美者
冠陽李參判按湖藩時延部入一山寺不宿於大刹屛騶導而宿於絶頂
廢棄之菴矣夜深後焫滅夢迷之際忽有開戶聲而山月蒼微雖未辨之

殆似歟非歟似人非人者誠唆歟一聲則曰何人到此答曰道吾即道術也爾是何物也曰吾亦人也仍細問之乃曰吾是己卯人而為羣小所搆揑避禍亡命者也于今數百年只食山果遍體生毛虎豹見之而不啗不食不饑不衣不寒且言其時事甚悲又問己卯後世代及事實終夜亹亹天將曉而去蓋以野史攷之殆鄭希良之倫也

蕩平之論即辛壬間不可些之義理也無是則士林之禍膺有既乎冠陽目見時象之不靖翔出之使豊陵公戡為之而一代名流皆不入故李公竟不与焉豊陵即其妻叔也

宋左相寅明兒時宗族皆不許与宋判書真明夫人曰此叔不凡非但一門賊衰一世之機權在矣每善遇之

宋相為金泉丞瓜熟治簿所餘為三千金矣問老奴曰吾以此十七不

多年將爲富家翁若棄此則功名吾所固有將何爲之奴臣當爲
功名將焉用彼錢哉遂盡給房嬖而歸
江陵公秉執牢確掉頭輒晃毋心蔬糯宋左相即其妻甥也每
來勸曰兄何不爲兩班之官乎公正色曰君自爲之
靈城爲嶺伯巡到嶺南樓宴罷命謗妓中一介面貌麁惡衣服藍
縷者薦枕或問其故答曰美者何必不得夫如此者非吾不得故也
靈城與趙判書觀彬即冰炭之間也以毓祥宮竹冊文事 天威震疊
命倒懸幾死公乃出力伸救得以免死焉
海恩吳相公未第時爲柴商以養親每以積柴之上做四六未嘗一日或廢
惠慶宮嘉禮後當文科命官欲得洪相鳳漢之作問於其從兄判書象
漢乃指一卷曰此作似矣乃置魁未拆皮封則其子洪樂性之作也命官

將甫曰此何事也答曰從弟今雖不爲自當爲之兒子之婚緣一節豈不幸耶

真宗王妃冊禮後尹判書游語吾曾王考曰從此君之家將昇㷀矣曾王考正色曰吾豈以從弟之國婚爲緣倖會躐取功名乎

鳥之以翼左掩右爲雄右掩左爲雌又燒毛納水中沉者是雄浮者是雌

松烟墨每患无光彩入膠水少許如筆滯入生于汁少許或溶膠時入濃皂角水數滴

人子之親苟斷生事之禮葬與祭雖致力何足以言孝故曰祭之厚不如养之薄古人云祿不及親饌妻孥亦何益忠未輔國對師友而多慚

宋人贈妓詩云上國新行巧樣花一枝聊插鬢雲斜嬌羞未肯從郎意故把芳容半遮面

歸鹿公嘗與一文官雅好將欲擬用之矣一日適訪之則其人不在案上有私稿而中有豔體詩〻曰錦城館外美人家珠箔深〻關九澤催解羅襦嬌

不語强將斂股撲燈花公曰詩則誠工矣決非君子之詩也遂絶之

青衫白髮老叅軍 旋糶黃粱買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傍

侯門蓋唐人詩而不知誰所作也

歐陽家小兒有小名僧哥者或曰公不重佛何以名此曰人家小兒要易長

育往往以賤名爲小名如狗羊犬馬之類公之捷對如此

丁直長文壽錦山人而精於醫理者也丙午丁未間以 中殿胎候設産室廳

乃托以風病棄官故鄉蓋明知其不然故也士子之立朝行己進退如一不苟

如丁君者果幾人歟

乙亥罪人鑵之弟沈鍛爲古阜倅眄一妓矣其後被謫三水府其妓盡賣

家産買得一騾載還燒酒屢十瓶結交達文自南邑偕往配所謂鍛曰

吾之不遠數千里而來者只爲一面也然生亦何爲不如盡歡而終遂同晝

夜極意酒色數月而終豫具殯殮之需遂與達文返葬因又死之而埋於
其傍可謂女俠矣
有人七十三登第解嘲詩曰讀盡詩書五六擔老來方得一青衫佳人問
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
士之薄有才藝負氣倜儻者不得志則必為後患在位者宜籠駕
御矣宋之張元昊謁韓范而未見用竟敵西夏連兵十餘年文豹
假秦檜書謁揚州守事覺而秦檜補之官曰敢假檜書者有膽略者
若不以一官束縛之必北奔胡南走越檜此舉加韓范一等矣我國洪吉
同輩若善駕御安知不為爪牙之材耶
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即古人之格言范文正求退子弟請治第
公曰西都林園相望熟障吾游不患退死居也近世宰相未嘗有恬退之意

爭置亭墅於江之邊負郭之地朱門甲第飛浮相望而當無一人退去者綠窓朱戶在在空鎖誠可笑也成夢井詩曰爭占名區漢水濱亭臺列处向江新朱欄大抵皆寂寞携酒來憑是主人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坐焚香祈天久而不懈一夕方整襟焚香忽聞空中神語曰帝憫汝誠使我問汝何所願士荅曰我之所欲甚微非敢過望願此生衣食粗足逍遙山間水濱以終其身足矣神人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從若求富貴則可矣因歷數古今功成名立極貴欲做而不能者蓋天之所靳惜清樂百倍於功名富祿也

一士人上寺讀書伺僧之出盜其犬而烹僧以是告官士人就訟供曰搏飯引來猶掉續貂之尾持刃擊去難回顧兎之頭官亦大笑即置不問

宋哲宗無嗣遣中貴問徐神公公書吉人二字授之而莫知矣及徽宗

自端郎入承大統而潛藩之名信也
海恩吳相公戊申錄勳後將佐軍校或來謁則皆拒之不見怨謗頗興是
亦明哲保身之義也宋姚樞爲殿帥馭下過嚴上因事勵之對曰臣自行
伍戢掌禁旅宜當以私恩結下爲身計乎王荊公當軸折簡招之不
赴曰宰相非時以片紙召之不知其意故不敢擅往也
近日一蔭官爲海西雄邑太守而政多肥己頗有醜聲矣一日各班下吏竝
告曰邑有大山山神甚靈守長必親禱然後可以歲豊民阜方以某
日行祀請行焉不得已許之至是日發行到山下山藉險巇不可以與徒
步以上吏曰清齋之地離人不可乘行只數吏從焉登山頂老吏數人
偃坐幕上使年少者捽入其官數之曰汝爲官不能廉罪當笞決杖
十餘度又曰斯言吾不敢發也汝亦將不得出也過祀後依旧整其威

儀而還如此者可謂士大夫儒西恥也

漢陰李相公與其妻父鵝溪李相同時爲相近古未有

晩靜徐相國宗泰與其子相國命均其子相國志修三代爲相金相構其子在魯

其子致仁亦三代爲相

藥泉南相國與弟子明谷崔相國同時爲相

月沙李公廷龜其子白洲明漢其子青湖一相三代爲文衡

漢陰李相公三十三爲文衡三十八入閣

鵝溪李相山海爲擇壻問郎材於其叔土亭答曰近見李參贊之子頗可而

已許婚於權慄云矣可恨其次玆洞李生員之子也鵝溪曰此兒誠好矣但一曰

似不足土亭曰君之女似不及其壽矣遂成婚參贊之子即白沙生員之子即漢

陰而入閣後其夫人喪逝漢陰五十三卒

藥泉南相國嘗閑居明谷崔相國即首揆也西坡吳相書即文衡也適來坐而

張大將鵬翼李大將森忽又來謁首相與文衡皆弟子也兩局大將皆幙下也

辛壬間一鏡治蹤也亦會於沈大諫埈宅相議搆草矣自內忽報書房主之病

猝劇云入去視之則其子曰俄聞蹤中措語即與東宮為對頭者也將有滅族

之患寧早死不見公乃亟割其名其子即沈尚書星鎮而年纔弱冠矣

趙相國泰億將參一鏡蹤矣其兄侍直泰萬忽痛哭於家廟仍拔劍欲自刎

曰君若參其蹤則吾將死矣不然則作書絕之可也趙公諾其言書絕一鏡割名而來

正宗己未之感　當宁辛巳之泄即天地間古無之一變怪也俱自西而來速於置郵

旬日之間死亡為累巨萬未知以何乖戾之氣而致此耶

族兄雲翊氏及徐有洵洪秉喆以翰林會坐堂後徐淇修以實注書入直皆一代

極選也適有湖北文官以香官入直而善相人招問之則乃指假注書曰此人當先

陞資樴注書即朴參判宗琦也衆皆不信其後翰林三人或死或朽徐湛修亦廢棄而朴山[布]歸然作宰相

李判書好敏年三十九以布衣將觀陞補其妻娚金副學近淳爲泮長以相避坐停金少李十年矣其翌年大闡十數年之間爲冢宰而金尚沉屈於下大夫矣

春相公以鎭山縣監年踰四十矣當科時請由於監司曰今以遲暮之年赴擧而爲答曰尚可使家交承矣果大闡翌年爲錦伯而之交遞

朴承旨師崙爲户曹參議時鄭判書一祥以郎廳投刺矣其後十二年又爲户議鄭已作户判矣

鄭判書民始三十六爲吏判李相國時秀即同庚同硯友也以銓郎執筆之其後李公入閣受其拜鄭非澹倒也李非晩達也宦路自如是矣

鄭承旨萬始二十二以銓郎兼教授設庠製南相公輙爲壯元矣其後三十年南以吏判當都政而鄭尚沈屈於綠袍矣南謂其久屈陞擬鍾城府使

金判書𦑐基其子鎮奎其子陽澤亦三代典文衡

李判書眞望其子叅判匡德僅一人而爲文衡

李大將得濟爲訓將後又拜捕將其子石求已曾經矣係書其名於其子之下

李叅判鍾運與曹監司錫中交契最密曺之喪後李出力畵其像每與諸友並會瞻拜此亦友道之所罕見也

李相國在恊性誕率少日出接於泥峴洪尚書宅矣夜深後同接中一人適向廊下一少艾潛奸於屛後時月色如晝李公越見屛風而笑之其女拂衣而起頗出不恭之說李公不勝忿怒洞開軒門大呼捉入於斯之際一室咸集觀其光景而李公以赤身不着袴踞坐廳中而不自覺矣

張大將鵬翼嘗患疝蔽熱胸次甚鬱命呼執事使之呼退南山執事既
大呼巡令手繼曰使道分付速退南山旂手一齊應聲曰諾張曰胸中爽
然矣執事即呂必善也仍問曰吾生三國時則將爲何任答曰不得火兵矣當
然曰何爲而然也答曰使道能負銅鉦口木物隨急兔馬乎恐不勝其任矣曰汝
則當爲何任答曰小的自少學得能知鼓行金止坐作進退之法雖在三國亦
當爲訓鍊都監教鍊官矣乃大笑
豐陵公及徐相命均尹尚書淳鄭奉事錫數宋開寧熺俱是才華術
之少日皆以功名自期者也布衣時出接開做於壯洞閭家時疾病官府許
多鬼魅或言人吉凶云所謂疾病官即內人之久病垂死者出置之所也諸
公爲問其前程豐陵公先往栖坐內房矣夜深後忽有衆鬼聲來自外
相語曰趙政丞大監在此吾輩當退去矣公心栖喜自負而無以取信於人

鮮所佩刀掛于壁上而來誇於同捿翌日徐相又往之一如昨日樣曰徐政丞大監
來矣皆退去徐又來傳翌日尹尚書又往則諸鬼又曰尹判書來矣與大臣
有異吾輩皆避衙矣尹心甚憤恚而斂佯曰吾亦當爲相矣翌日鄭又往則
諸鬼曰兩大臣一重臣吾不敢犯而汝是何人敢來乎命拿入嚴杖十餘度鄭
狼貝而斂語其辭 宋自生恐㤼終不敢往矣
李茂林永秀嘗夢一大黃龍上天而其一毋從及健相公跨項而坐矣要與同
升焉撓龍尾則及健相公以足摘之竟墜地其後及健公登第入閣李茂朱沉
屈於舊塗焉
尹光普判書嘗自謂曰吾少日嘗夢百層樓閣金碧炫煌謂之以廣寒樓其
從叔相國東度在焉吾亦登去云竟以崇品判書終
先君子自辛卯刼運以後無異廢擧四十後偶爾登第而以堂內事備經死

限險釁前後廢蟄為十九年豈有微官之時乎然於七十之後始三郎次擢廷
位跨八座比之無津騰颺雖不足為功名亦非一介嘗求者也曾於江居時
夢中有人贈詩曰欲將　躡雲興渡涌千山萬水身蓋千山萬水後將
以躡雲自有天定故也
春相公兒時與元判書景夏家議婚而春相公作亂特甚隣里不能堪將
欲退婚矣適晝夢豊陵宅外舍廳樑黃龍騰躍活動試往之豊陵
公方縛置春相公於柱上嚴杖之矣為之解其縛而牢定焉
鼇恩相公事繼大夫人至孝嘗患蛔手持尿下蛔虫而㳂其他難處難堪
之事甚多而曲意承順閭巷婦女輩每由大夫人而干囑備至雖行不
得之政必屈意奉承世亦不以為咎晩年致仕閒居與鄭海南公及先君子
中兵使公設四寸會饌品之草率不啻温公之眞率會而三四從兄弟遞日

相會杯酒團欒望之若神仙焉

李判書文源外似誕卒而內實詭僻為掌樂提調二六習樂后罷散而引一官乘軺軒与之偕做觀者皆笑而其意則謂當時乘軒皆是類也

首譯金倫瑞早孤家貧与其家定婚而其家亦無男丁兩窮相合無以成禮一日腰佩數花數帽造其門呼曰金郎來矣若待生財必致廢倫今適日吉願因成禮其処子之母大驚不許而牢坐門外至暮不去不得已酌水交拜後金以首譯致累萬金有子五人過回巹禮以完福名於世

梧川李相公昇因童婢梅花調戲一日使梅花使喚而偶執其足被其夫人所見詰而之荅曰吾以為夫人之足誤執之也曾西洲夏望聞之戲誦絕句詩曰思其一夜梅花發忽到窓前疑是其

李相國璿性滑稽笑語當往至親家間喜宴時方擇傧令曰若使

相公閒笑嘗許入一優忽納拜跪坐曰兄主别來無恙李曰此何言兄主廣平之孫也吾乃廣大之孫也廣平廣大為兄弟則兄主豈非吾之族兄乎李為之一哂

英廟乙亥間亂徒中有欲推戴李判書聖圭之說其父尚書益炡奏於筵中曰臣之子加冠間亦入於王望王固不難矣　上大笑蓋用壬辰間白沙李德馨亦入王望之言也

近來士大夫立朝行已能不隨時俯仰朝東暮西者鮮矣偶閱晦隱集　仁廟反正後李聖求敬輿以東人而托於西人黃床以西人而附於南論故李燁詩曰鶡鵬南去滄溟闊宛馬西來月窟空浮雲自作他山雨返照俄成隔水虹能終始一節夷險不渝者果幾人歟

我朝於中旺無論事之難非賂不成勑使之東來必以為貨窟蓋自晃

海朝冊封時賂巖萬兩查官始也 宣廟朝請改宗系朝議將欲行
賂譯官洪純彦曰若開此路其流之弊國斃而後已宗系之成差遲何傷
遂不行賂如純彦者不可以歇看也
李判書成中為箕伯將赴任過鳳山招問盲卜命雲泰則以為明年某
月某日大不吉難於捱過李於其日早起坐衙凡上節即無恙乃曰吾命
氣力如是命盲之言妄矣果於午饌食太餅콩떡이忽挾食不起
金河西麟厚少日外鶩為訪國色遍遊四方矣到一處則有年少汲水
者頗可意仍踵至其家接於廊底矣少焉月落月出夜色熹微望見
墻角下太古石中出一美少年項帶白刃而過心甚訝怪而已斂髮出來款
接問其來由因以慕色委訪之意言之曰則吾豈可為美耶吾之主勝吾
百倍思求一見之策乃曰吾主早年寡居外人不得見而每當月夜必於後

庭逍遥暢意試於竹林外一覷公乃如其言潛往見之則果有二八女子推
窓而出散步庭中綽約之態真西子太真之儔也或微吟詩句或矯首遥
望若有西廂待月之意少焉有一白衲從松林中來與之携手相謔百般
倜儻旋入室醜聲狼籍仍又鼾息如雷公不勝憤惋拔劒直入以一刃刺
並男女係田出來招文髮邀來主家至親之在近者語其顛末使之入去掩
置又於墻頭巖底開其石塊則果有一尸横鎖而倒血猶淋漓矣仍於夜半
鞴馬馳發行過一峴逢一少年言從過庭試題則七夕而鬼作即秋風颯而
夕起玉宇廓而崢嶸且有科令可以急速上去云依其言入洛則姑未設科
矣將欲還發之際果有榜懸之令入場則題果七夕也首句以其句書呈而
改秋曰金試官徐四佳曰此必是鬼語而但金字太速命取水洗之諸字
皆沒而金字不沒矣遂擢第

黨論之作始於東西自東而有南北自西而有老少于今三百年試求
如之何矣　宣祖大王龍灣詩曰朝臣今日後寧復各西東　肅
宗大王詩曰從古禍人國莫如黨比酷東西幾標榜老少轉橫析上之
期[illegible]

李朝ノ黨論　以下三枚

[illegible]詩[illegible]太祖開國後河浩亭崙李叔蕃夾贊
太宗鄭道傳南誾附芳碩
世祖龍飛時韓明澮權擥力贊中興金宗瑞皇甫仁及六臣並為　端宗死節
燕山戊子柳子光李克墩尹弼商以金濯纓馹孫修史時書克墩之惡又載佔
畢齋吊義帝文事搆殺濯纓等二十八賢
中宗己卯南袞沈貞洪景舟等做出走肖為王之讖說搆殺趙靜菴光祖
及金淨金湜成世昌等二十六賢此君子小人黨也

明宗乙巳鄭順朋許磁李芑林百齡構殺尹任柳灌柳仁淑蓋尹任
仁宗之外叔也尹元衡 明宗之外叔也互相分黨遂為大小尹之戰
宣祖朝沈義謙以金孝元布衣時留宿尹元衡家枳其銓郎金孝元以戚
臣之干政斥沈義謙遂成東西之目朴思菴淳鄭柏江澈白休菴仁傑主沈
李潑洪汝諄許曄鄭介清鄭仁弘李山海柳成龍主金
己丑鄭汝立獄事辭連崔永慶竟庚死獄中蓋因完伯洪汝諄之啓而運
竟斂咎於其時推官鄭松江東人並斥之而急者為北緩者為南李山海北
之首也柳成龍南之首也
南以恭劾洪汝諄又分為大小北主洪者為大北主南者為小北
李山海復為相洪汝諄為兵判爭權相鬨主汝諄者為骨北主山海者為肉北
鄭水竹昌衍李湏以救鄭桐溪蘊為清北而又有濁北中北之目

黨論之作始於東西自東而有南北自西而有老少于今三百年誠末如之何矣 宣祖大王龍灣詩曰朝臣今日後寧復各西東 肅宗大王詩曰從古禍人國莫如黨比酷東西幾標榜老少轉橫析上之謂御若見而痼弊難袪哀哉

我國黨論自國初已有之矣 太祖開國後河浩亭崙李叔蕃夾贊

太宗鄭道傳南誾附芳碩

世祖龍飛時韓明澮權擥力贊中興金宗瑞皇甫仁及六臣並為 端宗死節

燕山戊午柳子光李克墩尹弼商以金濯纓馹孫爲史時書克墩之惡又載佔畢齋弔義帝文事構殺濯纓亦二十八賢

中宗己卯南袞沈貞洪景舟等倣出走肖爲王之讖說搆殺趙靜菴光祖及金淨金湜成世昌亦二十六賢此君子小人黨也

明宗乙巳鄭順朋許磁李芑林百齡搆殺尹任柳灌柳仁淑盖尹任
仁宗之外叔也尹元衡　明宗之外叔也互相分黨遂爲大小尹之戰
宣祖朝沈義謙以金孝元布衣時留宿尹元衡家枳其銓郎金孝元以咸
臣之子政斥沈義謙遂成東西之目朴思菴淳鄭松江澈白休菴仁傑主沈
李潑洪汝諄許曄鄭介清鄭仁和李山海柳成龍主金
己丑鄭汝立獄事辭連崔永慶竟庚死獄中盖因完伯洪汝諄之啓而畢
竟歸咎於其時推官鄭松江東人並斥之而急者爲北緩者爲南李山海北
之首也柳成龍南之首也
南以恭劾洪汝諄又分爲大小北主洪者爲大北主南者爲小北
李山海復爲相洪汝諄爲兵判爭權相鬨主汝諄者爲骨北主山海者爲肉北
鄭水竹昌衍李溟以救鄭桐溪蘊爲清北而又有濁北中北之目

李朝ノ党論
三枚

明宗乙巳鄭順朋許磁李芑林百齡搆殺尹任柳灌柳仁淑蓋尹任
仁宗之外叔也尹元衡　明宗之外叔也互相介黨遂為大小尹之戰
宣祖朝沈義謙以金孝元布衣時留宿尹元衡家枳其銓郎金孝元以戚
臣之于政斥沈義謙遂成東西之目朴思菴淳鄭松江澈白休菴仁傑主沈
李潑洪汝諄許曄鄭介清鄭仁弘李山海柳成龍主金
己丑鄭汝立獄事辭連崔永慶竟瘐死獄中蓋因完伯洪汝諄之啓而畢
竟斃於其時推官鄭松江東人並斥之而忌者為北緩者為南李山海北
之首也柳成龍南之首也
南以恭劾洪汝諄又分為大小北主洪者為大北主南者為小北
李山海復為相洪汝諄為兵判爭權相鬨主汝諄者為骨北主山海者為肉北
鄭水竹昌衍李溟以救鄭桐溪蘊為清北而又有濁北中北之目

北人中柳永慶李爾老主永昌李爾瞻鄭仁弘亦主光海及 仁朝反正後
諸北而並敗而惟小北猶存
仁朝初有清西功西之目（西人中梧陰象村少昇有尹西申西之目）清西清陰白洲諸公也功西即延平等一隊功臣也屬
難後有斥和講和之論清陰桐溪三學士斥和者也崔遲川洪鶴谷講和者也
仁祖末功西中有原洛之黨原即元斗杓也洛即自點也
己亥孝宗之喪王大妃服制尤菴同春主朞年之制許穆尹鑴主三年之制
顯廟甲寅又以王大妃大功服制事金壽興兄弟及尤菴被配許穆尹鑴皆
登庸
南西之戰始酣
南人中許穆論許積從子堅貪虐之罪遂為清南濁南之目權大運李湜李鳳
徵吳挺緯穆之黨也閔熙兄弟吳挺昌吳始壽柳命天兄弟命賢益積之黨也

甲寅間明翁請美村墓文於尤菴〻〻只引重於玄石所撰行狀而不爲総論明翁屢請改之而尤菴以美村之不絶尹鐫心意不許遂成懷尼之戰蓋激怒已於面擬書也

肅宗壬戌西人中有老論少論之目蓋金益勳以柳命堅閔熈謀叛事詣兒房密啓又使金煥告變捕治許堅許瑛竟無案於是年少士類斥益勳之罪而尤菴以益勳是師門子孫出身伸救韓是窩泰東趙迂齋持謙徐晛靜宗泰吳西坡道一朴白石泰維兄弟攻之甚力而並斥大老掎護之狀一邊人遂以爲明翁横出訛言以交搆之遂爲老少之分右尤菴者爲老論右明翁者爲少論

甲戌坤殿復位後相臣南九萬柳尚運尹趾完崔錫鼎主禧載全恩之論東山又疏斥李頤命獨對之罪蓋保護 景廟之義也及 景廟

初相臣金昌集李健命趙泰采請册　英廟爲世弟趙泰耉柳鳳輝

斥其忌逼遂成白望之獄至　英宗乙巳竄柳鳳輝誅一鏡虎龍

英宗初有緩峻之目李光佐趙泰億少論之峻者也閔鎭遠鄭澔老論之

峻者豊陵公洪致中金在魯宋寅明主蕩平之論並斥老少之峻者

英宗壬午禍變後老論中有南黨北黨之目南即金漢耉也北即洪鳳漢

也南之黨謂之攻洪北之黨謂之扶洪金尚默鄭履煥沈履之攻洪者也李

台重閔百祥扶洪者也

小北中有老論小北少論小北之目南泰齊老論小北也任珽少論小北也

正宗朝南北爲時輩僻輩金鍾秀俞彦鎬以攻洪而爲僻李命植金

履素徐有隣以扶洪而爲時

辛丑壬寅間少論中有東南之目東即金尚喆李相國性源也南即徐相命

善鄭判書民始也不過十餘年而止

當宁初年南人中有蔡睦之黨蔡即蔡濟恭也睦即睦萬中也洪義浩

蔡弘履附於睦而驅蔡黨於邪學李益運韓致應輩右於蔡而討睦黨之

為僻論

嶺南有金柳之黨金即逈周也柳即相祚也以大山之陞配鶴峰書院事爭

其位次至今彷彷

老論中有湖洛之黨以理氣未發已發之說互相爭鬨湖即韓元震而金履

陽宋守淵其黨也洛即李陶菴縡而金近淳朴京洛諸人其黨也

庚申换局後南人或竄或死餘者無幾李参判堂揆之丧俞判書夏

益挽之曰親朋屈指幾人存半是三危半九原惆悵世間餘老物廣陵

殘月又招魂已巳換局後西人又竄逐如金相國壽恒壽興俱遠謫仲弟

死李文有後命其伯都正壽增輓李判書翊相曰牢落人間後死悲更
無餘淚及親知青山好葬如君少宜向泉臺作賀詞西人俛出甫人方
入之際有一甫人死而未及葬者李參判瑞雨輓曰可憐今日事不使
此翁看其時悲怖歎狀之狀可以想見矣
外邑娼妓之設誠一欵瘼也　世宗朝嘗有革去之議許文敬稠笑曰男女之慾
人之不可禁者也州郡娼妓皆公家之物取之無妨若嚴禁則年少奉使之人必以非義取
私家之女矣雖豪傑多陷於辜臣意以爲不宜革也許公豈不知其弊蘗
遠之慮如是矣公平生若不知陰陽之事者人或言之公曰我若不知翊訓何從而生
科儒之不用例用文字必務新奇亦一大弊也近日徐憲輔之原從任陪而學朋
來作皆難醫之弊也其弊亦已久矣　肅廟朝藥泉南相國疏曰天淵則曰星
淵以星之在天也末世則曰亥世以亥居十二支之末也繼此以後則亂離以裔旦必用

險字僻語使人不得解見請禁、、
世祖權擥有女擇壻南怡求之擥令卜者筮之卜者曰後日必罪死不可令
推其女命卜者曰是命極短且無子當享其福而不見其禍可以爲壻擥從
之怡十七魁武科極被寵遇二十八以兵判被誅女已先死數年矣
國朝承旨只一人入直 世祖朝李皓然醉臥 上下詢公事不能對自是二人入直
族叔于郊公七八歲忽不知去處擧家追尋而不能得數日後偶開樓門則在
於書冊亂帙中披閱綱目忘饑忘疲猶屢日矣自幼少時癖好如是安得不成
就文章也、
雲谷十歲時詩曰飮水心在水讀書心在書
磻溪柳馨遠七歲讀禹貢至冀州翻然起舞其平生經綸載磻溪隨錄十三卷
金三淵七八歲讀范睢傳至秦王屛左右宮中虛無人忽踊越屛風外蓋心得